談「影響」的「中國電影專號」

• 林玄清 •

「我們可能有一些現代繪畫、現代舞蹈或其他什麼現代藝術，但是現代電影的範圍內，當前港臺影壇交的是一張白卷。」影響電影雜誌有鑑於此，終於在今年七月推出大家期待已久的「中國電影專號」。

電影，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一項恥辱，可是大家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，慢慢使中國電影走到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」的地步，「影響」能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適時地推出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是頗叫有心人興奮的一件大事。

然而，等我用心的讀完它時，心緒非常沉重，私下以爲以「影響」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，辦出這樣的專號，確實令人覺得難過。

這個專號除「開場白」外，共收十四篇文章，其內容與方向，用但漢章在「中國問題種種」裏的一段話就可以包括：「只看到中國電影的重要危機，却開不出切合實際的妙藥良方，通篇廢話皆報憂不報喜，雖然難免有失厚道，却是句句肺腑之言。」現在筆者就以這十四篇文章，一一加以討論。

吳振明的「導演與導向」是影響專號的重頭戲。吳君在此文中將中國導演六十八人作了分析列級，按等次

分爲四線，這種勇氣至爲可嘉，正如王曉祥說的：「眞正作評不容易，要有『挨揍』的勇氣！」（六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世界週刊）可惜因爲過分涉及執筆人的主觀見解，減低了這篇文章的價值。

像被分配在「第一線」上的唐書璇和廖祥雄就值得商榷，固然如唐書璇、廖祥雄的作品有他們自己的地位，可是他們的產量既少，作品的成敗也沒有定論，如此依一兩部作品就硬將他們擺上第一線未免言之過早，過份武斷。正如吳君自己說的：「唐氏（或廖氏）的『偉大』似乎言之過早，尙待來日觀之。」所以，把他們擺在第一線就顯得不太客觀。這就像文壇上王文興寫了一本成敗未定的「家變」而說他是最偉大的中國小說家一樣的不可思議。

該文的分線也過於籠統模糊，第三線「有創作野心及才華，但尙未達成境之熟，待來有日培養之，他們將來地位升降，乃依靠其日後作品而定」與第四線「他們作品水準參差不齊，一時難下斷語，這有待日後研究之必要」到底有什麼不同？且其中的五十三人皆無法免除主觀判斷的謬誤，顯得第三線與第四線導演間的界線至爲模糊。

這篇文章還有兩位不可遺漏的重要導演被遺漏了，一位是劉家昌，一位是屠忠訓。像劉家昌，雖然他拍的大部分片子都不堪入目，但是他的興風作浪對國片不能說沒有刺激作用，他經營影片的廣告手法也值得仿效，論質、論量，第四線列出來的許多導演還及不上劉家昌，即使不能上第三線，也該給他個「存而不論」吧？不知吳君是視而不見或無意間漏掉的？

還有屠忠訓，是一位年輕導演，曾導過「殺人者」、「龍城十日」、「黑道行」。在這些作品裏他均企圖溶入一些中國哲理，雖因技巧不純熟未能達到理想，但已顯然能從一系列作品中顯示出他個人的風格，他拍片嚴謹愼重的態度實也足以作爲許多渾沌導演的借鏡。這樣努力的一位導演列入第三線都綽綽有餘，何況第四線？

至於名聲在外的陳耀圻和徐進良兩位導演的遺漏，更不得不叫人懷疑吳君的眼光了。

這篇文章最大的缺點猶不在此，它的題目是「導演與導向」，導演多少是提到了，可是「導向」呢？「導演」是中國電影的病根，「導向」應該是治病根的方子，我們却只看到病根而沒有看到方子，如果把「導演與導向」的題目略掉，改個「略提當代中國導演六十八人」可能更能適合內容的意思。

接下來的十三篇文章，爲了討論方便起見，將相似或相同的加以歸類，便能一目了然。

第一類是「老問題」，共有六篇文章：①杜雲之「臺灣影業的總檢討」。②卓伯棠「看中國電影病源的眞象」。③張雨田「建立理想的中國電影政策」。④但漢章「中國電影問題種種」。⑤謝正觀「中國電影再開發的幾個問題」。⑥李道明「刀光筆影」。

兩年半前（民國六十一年一月、二月）幼獅文藝曾出刊兩期電影專號，其中有一期是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仔細的將這兩個電影專號比較，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。兩册電影專號討論的範圍及病象均大同小異，「影響」的這些老問題大都可以收進幼獅文藝專號的「中國電影面面觀」中去。經過兩年半，影響猶在老的死胡同裏鑽不出來，這麼狹隘的觸鬚，叫人驚歎。

其中舉凡導演、製片、觀衆、檢查、編劇、建立電影法、電影圖書館、理想的電影政策都是老調重彈，唯一的差異就是牢騷更多了，火氣更大了，問題更矛盾了，眞是不忍卒讀。

影響雜誌第七期爲六十二年十月出刊，到第八期的「中國電影專號」共歷時九個月，籌備的時間很多，照理說內容也該很豐富才對，豈知雜誌本身前後攻訐，風格也不統一，抱的完全是「大家一起來罵國片」的態度，正應和了王曉祥先生說的：「談國片變成一種時髦，時髦到只有罵；反正以任何角度罵國片絕對沒錯。罵西片可能就外行了。」（頁一〇六）以如此充分的籌備時間，如此多的人才搞出這樣彆脚的電影專號，令「影響」的忠實讀者扼腕。

第二類是「新線索」，共有三篇文章：①吳振明「香港電影的興起」。②舒琪譯「美國西部片與中國武俠片之間」。③唐文標「死的與活的」。是幼獅文藝沒有討論過的問題。

三篇文章的主題都繞在李小龍（或李小龍式影片）的身上轉，事實上，李小龍的崛起確是中國影壇近年來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事，他神奇的死亡更是議論紛紛，但討論的人都「點到爲止」，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。吳文的結論是「功夫電影的未來命運仍在未知之中。唯一能確定的是它們決不是那些愚蠢無知的外國影評人自以爲是『炒雜碎』式的西部片！」（頁三一）唐文的結論是「李小龍死了。一切還未有完，他留下來的問題和他未出生前仍一樣多。我們考慮這個案宗時候，究竟應用什麼立場來談呢？」（頁八一）這樣的討論，不如沒有。倒是舒琪譯的「美國西部片與中國武俠片之間」對中國武俠片的興起、背景、價值和命運都做了詳細而正確的討論，三篇文章一放在天平上立即顯出不同的份量，外國人討論中國武俠片更能客觀深入，是不是「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」的原因？確實很有趣。

第三類是「調查統計」：①黃仁「國片觀衆喜歡什麼？」②楊孝濚「一般民衆對暴力電影反應的意見調查」。③李道明「電影觀衆對電影的一般態度」。

其中以第三篇調查最不像話，內容遠不及題目的份量大。受調查的人數太少，調查的觀衆層次也太少，抽樣情形又差，其可信度當然很低。李君在結語自己也說：「這實在是一個很不成樣的調查結果，因此我再提醒諸位，只把它當做是一項資料，不要太信服，更不要據此去推論演釋。」（頁一〇四）我很想問問：連調查者都沒有信心的調查有什麼用處？

楊孝濚的調查統計和歸類均比李道明詳細，題目是「一般民衆對暴力電影反應的意見調查」（題目本身就很含糊），可是中國電影裏不僅僅有暴力電影，這個問題對改進中國電影也沒有什麼好處，如果能調查「一般民衆對國片的反應」會顯得有意義些。

比起上兩篇文章，黃仁的「看國片觀衆喜歡什麼？」較有用處，因爲十大票房紀錄是觀衆趨向的最好證據，這樣的整理導出一個結論：「總之，今天國片觀衆的水準已逐漸提高，究竟喜歡什麼？並無一定的規模，只要是够水準的影片，不論那種題材，都會受到歡迎。」（頁四一）可以給製片人和導演做爲借鏡，導向應走的

方向去。

最後一篇「知識分子談中國電影」是「影響」電影專號的一部壓軸好戲，雖因人多口雜，討論的作品極爲零碎，但我們却不得不重視這個座談會背後所含的意義。在我們的印象中，「知識份子」和「中國電影」兩個名詞是很難連在一起的。楊國樞先生說得對：「每一程度的人應該有適合他看的電影，而我們今天的電影似乎比較遷就程度低的觀衆，高水準的觀衆反而看不到適合的電影。沒有可看的，結果就慢慢不看中國電影了。」（頁一〇六）爲了提高中國電影的水準，需要知識分子看中國電影，包容中國電影，甚至來參與中國電影，至少，至少，這種座談會也應經常舉行，免得知識分子與中國電影有嚴重的脫節現象。仔細讀完這一期「影響」的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不禁心事重重。影響雜誌在創刊號（六十年十二月十日）的創刊詞曾說：「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人生，這是我們的信念，也是我們所要影響的。

讓這一代的中國電影，和其他一切中國的，響在雲霄，也響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。」

這個理想、這種魄力都令人由衷的敬佩，可是這一期的「影響」焉叫人失望。我們寄望這份中國唯一的電影雜誌能再接再厲，或者眞能造成影響、蔚爲風氣，那麼，中國電影就有救了。

本社叢書之5・亮軒著

一個讀書的故事

每册30元，本刊訂戶八折，一般讀者九折，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（郵票通用）　全省各大書店均售